

马克思与种族中心主义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

张一兵

内容提要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因为马克思将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非历史地扩展到全部历史和其他文化中中去了,他甚至反对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观点。文本深入分析了鲍德里亚的上述质疑,指认了他错误地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模式,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妖魔化为简单的历史公式论,才会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等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论的可笑断言。

关键词 青年鲍德里亚 《生产之镜》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大写的历史 西方中心主义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210093

在青年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一书中,他批评和否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基本原理和观点。该书的第三章,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原始社会”的标题下展开的。依鲍德里亚自己的宣告,在这里他将重点批判马克思历史概念。可是,实际上此章讨论的主要对象,却是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格德里耶,鲍德里亚主要是批评格德里耶出版于1971年的名为《人类学,原始社会的科学》一书^[1]。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鲍德里亚将矛盾指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里,我们先来看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然后再来看他关于原始社会研究诸问题的讨论。

一、大写的历史和大写的辩证法

鲍德里亚在本章采用了开宗明义的手法。他一开始就明确说,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同支配性的自然范畴一样,其实都是“根据生产方式来重写的”^[2]。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的概念不是真实的历史之写照,而是由生产的符码重新编码的结果。所以,与被统治的大写自然一样,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也是大写的历史。他认为:“生产的概念和生产方式在它们的时空中‘生产’和‘再生产’着大写自然和大写历史的概念。这种模式生产着这种两重的时间和空间视域:自然只是生产的区域(extent),大写历史只是生产的轨

此文为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道 (trajectory)。它们不需要自己的名字,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符码的放射物,是获得了现实力量的指涉模拟 (referential simulations),在它们的背后,符码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这些就是‘大写的自然规律’和‘大写历史规律’的真正含义。”^[3]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鲍德里亚具有很强的理论透视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所有概念的确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水平中获得自己的历史性内涵的,从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中观察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所以,只要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确认的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存在和运动的基础的观点,否定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社会历史的基本逻辑这条思路,他就一定得反对和否定在这个范式中形成的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这不足为奇。根据他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大写自然与大写历史,不过都是物质生产以及生产方式的模式中重写存在的结果:其一,大写的自然是生产模式对象化的空间视域,在生产中的符码下,自然只是劳动对象,自然只是实现生产的场所;其二,大写的历史是生产的持续性布展,生命的时间畸变为物质自然物质被制作的轨道,历史不过是生产方式变更的过程。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自然与历史都不需要自己的名字,它们只能是生产符码的“指涉模拟”。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自省的问题是,马克思错了吗?历史唯物主义错了吗?鲍德里亚此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基于他那来自莫斯-巴塔耶的原始象征交换的社会生活准则,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最质朴的原初关系被功利性的生产上手性 (广松涉更精道地将其日译为“用在性”)根本替代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都笼罩在交换价值体系的阴影之下,人的存在丧失了自己最本真的、无效用的快乐生存状态。这是他用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背景。

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首先,马克思强调广义的物质生产,即人改造自然物质能动性创造关系是全部人类社会生存的一般基础,或者也叫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点,是鲍德里亚等人否定不掉的现实基础。即使是在莫斯-巴塔耶所推崇的象征交换中,那个无价值的耗费也得先有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象征交换的绝不仅仅是动物生存中那种纯粹的自然物。所以,鲍德里亚的草根浪漫主义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根本站不住脚。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将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功利性经济关系系统治,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弥漫视为合法

的,恰恰相反,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现象学,正是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统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对自然和历史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的畸变。

除去自然与历史的范畴,鲍德里亚还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第三个概念,即大写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恰好是关于大写规律的学说,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都是“在辩证法中才能理解”。前面已经说过,他眼中的大写性即是人的统治和支配逻辑,这里的大写的辩证法规律则是人治的构架。他又一次走眼了。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哲学思想中古来就在的范畴,东方和西方都不乏辩证法的光芒耀眼,并且,在赫拉克利特和中国的老子将辩证法作为一个基始本体论概念使用的时候,鲍德里亚痛恨的现代生产和交换价值逻辑远未成为这个世界主宰。如果他认为,古代的辩证法还不是他所说的大写的辩证法,这种大写的辩证法的发生只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上风以后才出现的。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说法。可是,他所批判的暴力式的大写的辩证法逻辑,最重要的撑持者是德国近代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在后者的绝对观念体系中,大写的自然、大写的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和复归史,用鲍德里亚的时髦提法,在绝对观念符码的重写下,大写的自然是观念对象化的空间,大写的历史是观念实现出来的过程,辩证法则是观念化世界的大写的逻辑。与其批判有些许关联的事情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并非他的主观臆造,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对工业生产发展和现代经济学的映射^[4]。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将黑格尔的世界颠倒重新颠倒回来了。依我的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本质,恰恰去除了那种观念强暴现实的大写性,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一定历史存在的具体分析俯拾皆是,真正缺席的正是来自于主观价值悬设的抽象性大写。马克思晚年倒真是在借喻的意义上使用过“大写的人”这样的概念,这是他对人类解放的一种哲学定位。可是,1845年以后,他就不再使用黑格尔 (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大写类概念了。鲍德里亚这里又是一次理论栽赃。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将这些概念普遍化了,鲍德里亚认为,这里的大写的自然、历史和辩证法概念都只是生产的唯物主义构架中的东西,马克思却将它们普适化了,特别是将它们主观地投射到根本不存在对象性的自然、生产的历史,以及那个直接反

映主客体运动关系的辩证法的原始社会中。这就是理论上的僭越和非法。而鲍德里亚似乎又十分欣赏尼采的批判解构理论。他说,尼采主义正是要“解构最坚固的概念大厦(主体、合理性、知识、历史、辩证法)的想象普遍性中,并保存着这些概念的相对性和症候性”^[5]。他要用尼采来反对所谓“生产的逻各斯(logos)”。

我发现,鲍德里亚经常会把马克思反对的东西硬栽到马克思的头上,马克思何时坚持过普适性的观念了。除去基始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一不能否定的一般社会存在前提之外,在1845以后的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这里,任何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规定,他总是分析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状况,一定的自然环境,一定的观念,以及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关系。这是马克思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信》中已经确定的“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历史情境”的科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6]。马克思的这种方法论,正是意在解构一切试图自我凝固的概念,这一点,对尼采赞赏有加的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将之誉为对形而上学最重要的颠覆。

二、分析范畴与意识形态范畴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和拒斥是倾尽全力、穷追不舍的。在此章最后,他作了一个认识论的小结,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显然,这又是他精心制作的一顶帽子。他没有参加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他开的“帽子工厂”可不比中国当年的造反派落后。不过,他是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的所谓“68”一代,极可能他是从那场革命中继承了这种可怕而低劣的文风。

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在自己的劳动学说、或者说在与劳动的关系中“描绘了一般认识论图式”。他大段引述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具体看,这是马克思在该手稿导言中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加以说明的陈述。马克思谈到当劳动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看起来虽然十分简单的,而其实“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所以,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7]

马克思的说明,正好证伪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批评的不实。鲍德里亚十

分缺少辩证法的精神,他甚至不理解马克思此处所进行的辩证法思考。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劳动一方面适用于一切时代,另一方面又仅仅适用于某一时代呢?他指称这是一种“神秘性”,而他自己最读不懂就是神秘性。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衡量,鲍德里亚自己可能才是当代最大的制造神秘的家伙。他后来所制造的“内爆”、“类像”一类的东西,那才是神秘化的巅峰呢。马克思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清楚,劳动这样的概念作为人类生产活动最重要的主导性方面,贯穿人类历史全程,凡有生存的地方,必然有劳动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适用于一切时代。可是,每个时代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具体情况和前提性条件又不一样,原始社会中的简单劳动与今天的信息化生产中的劳动显然是异质的,这是劳动观念的抽象“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的方面。对那些了解辩证法常识的人来说,马克思此处的说明再明白不过了,又怎么会是神秘化了呢?鲍德里亚这是拿着糊涂当神气。

之所以说鲍德里亚具有理论恶意,是他很快又在文本中制作了另一个逻辑转换,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劳动问题的神秘化之后他立刻拼接了一个新的逻辑链接。他说,劳动的神秘化,“它与同时归属于基础和上层建筑、支配和最终决定论的辩证共存的神秘化一样”^[8]。这就是一个理论陷阱了,基础与上层建筑、支配和最终决定论,分别指的是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奴役性的支配和统治,以及经济力量在经济的形态中的最终决定作用这三个重要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当然不具有贯穿全部历史的普遍适用性。在晚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时常会在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抽象出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哲学观念,这些哲学认识和批判性的观点往往只是适用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可是,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对此做一些精确的特设限定。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描述,就没有注意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并不是普适性的东西,包括经济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表述上的失误在第二国际和斯大林那种教条主义教科书中曾被严重误读,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非科学的表述。鲍德里亚别有用心地一把抓住了这些东西。抓住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表述上的问题,由此扩展,彻底否定全部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他的真实用意。

所以,他是抓住了马克思表述中的一个短处,

并立即迂回到刚才的劳动概念上。他也看到,马克思明确说过“把个人规定为一个劳动者,直接地说,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劳动活动(不是劳动概念)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过,客观生产过程中劳动成为社会劳动一般,成为现代性意义上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这当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产物,其中的抽象是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客观抽象^[9]。鲍德里亚在未做具体分析的情况下,继续直接攻击马克思劳动概念。他先引述萨林斯所说的“劳动不是部落经济的真范畴(real category)”^[10],似乎视此为圣典尺度,然后又批评马克思。他指控马克思在抽象出劳动概念时,没有想到“我们的时代创造出劳动(劳动力)范畴的普遍抽象性以及这个范畴能适用于过去所有社会的幻觉。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适用性是分析的范畴的特征,而抽象的、无限的适用性则是意识形态范畴的特征。这一区分不仅适用于劳动范畴,而且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更不要说辩证法和历史本身)。所有这些范畴实际上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产生这些概念的领域之外(尤其是当它们想成为“科学的”时候),它们就只是西方文化的元语言(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这种元语言从更高的抽象层面言说西方文化。”^[11]

鲍德里亚对此有一系列理论断言。一是提出了一个分析的范畴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关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对阿尔都塞那对“科学”与“意识形态”范畴的挪用。分析的范畴就是注意到概念的“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适用性”,而意识形态的范畴则是“抽象的无限的适用性”。我不认为他这个说法有什么新意。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暂时的)历史分析法实际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核心,鲍德里亚将其偷走,再用来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是很妙。他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界定实在是过于有限了,普适性只是现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特性,并且,这种特性如果离开了一定的统治阶级霸权就很难说清。更重要的是,这一棍子怎么也打不到马克思的头上。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将劳动、生产、生产方式、基础、历史和辩证法等概念通通视作意识形态范畴,视作为西方文化元语言(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对全部社会历史的强暴。

对这种指责,我们显然不能接受。在鲍德里亚曾经列举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除去“基础”

(经济基础)概念的确属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概念,这些一般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全部社会历史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共性特征。鲍德里亚说,这些概念本身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这并不错,马克思也不会反对这种说法。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强调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任何观念都属于一定的时代”。但这也并不是说,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的现实劳动活动、生活过程、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方式、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本身,以及永远存在于社会存在之中各种从简单到无限的辩证关系是可以不存在的,这与表征这些社会存在和运动的、观念的历史产生并不是一回事。鲍德里亚的得意来得太早了些,其实又是牛头不对马嘴!

三、人体能够作为解剖猴体的钥匙吗?

顺着文本往下看,鲍德里亚似乎是预先听到了我们可能做出的反驳,他回应道,他的批评并不是武断的,另有证据说明马克思是有罪的呢。这一次,他引述了马克思另一个关于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比喻,即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说。鲍德里亚抓住的东西常常是马克思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不得不服气的地方。这段表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姑且也效法鲍德里亚,将之全引一下。马克思在这里说:“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2]

马克思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当我们理解和透视了这一现代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之后,将更容易理解和透视以往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不发达的社会和生产组织。这是一个观察问题的理论制高点。鲍德里亚后面还引了马克思另一段话:“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13]。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建立在以往旧的社会存在的废墟之上,其中,既不乏旧的社会生活的遗物,也有过去表现为新的社会方式前兆

的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将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历时关联的进程的观点,也表明了他所肯定的一种历史认识论,即发达的、丰富的现代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这一现代形式被扬弃在自身内部的低级社会结构。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系统认识论和历史认识论的观点。

其实,鲍德里亚引述的文本中还有两段相应的表述,即马克思正面说明社会结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讨论。一是马克思在刚才那段表述之后谈到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14]。这段话,鲍德里亚在后面的讨论中加以转引。二是同一手稿的“资本章”中提出的更加具体的观点,在那里,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存在中的生产方式都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总体化的过程,新的结构总是以先前的社会条件和初级结构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为此马克思还有一个关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看法:“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5]

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历时性有机发展的完整看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的高级形式的认识和透视,必然有助于理解作为自身基础的早期存在形式。

马克思前面那段著名表述的第二层意思是一个比喻,即作为动物发展最高存在形式的人类身体解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低等动物生命体的生理结构。当然,这里的确是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前提的,即人是从“猴子”演变而来的。马克思意图借此说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像生命发展中的人体,对它的解剖和理解,当然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早期存在结构的“猴体”的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十分形象和准确的比喻。我觉得,即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科学,却也不能否定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认识论断言。

鲍德里亚却不是这样看的。因为马克思将他痴心钟爱的人类原始社会存在比喻成了“猴子”的生活,对这一说法他恨得咬牙切齿。他说,阿尔都塞其实也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可是,他在祛除马克思的自然物种进化论的残余后,却用

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了。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比喻是不确切的,生物解剖领域与社会生活不同质,“两个不同领域的图式”不存在同一性。他说,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说,“从成人的角度理解孩子”^[16]。那么,从成人的眼光真能理解孩子的天地吗?他坚决反对。他认为,在马克思这个“连续性的假设”之喻中,“起作用的都是实证主义的线性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号称是精确科学的方法”。这种东西,一旦遭遇他所说的人的象征存在和特殊意义时就不能成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看到不同社会存在之间重要的“断裂”,他危言耸听地说,“这种断裂比阿尔都塞看到的更为深刻”^[17]。是的,我们已经感觉到鲍德里亚的深刻了。

大家知道,在受到巴什拉法国新科学认识论的影响之后,阿尔都塞将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说引入到对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中来,所以,鲍德里亚才能够偷偷地挪用作为思想史断裂结果的“意识形态”和“科学”范式。鲍德里亚只是将其简单地换成“意识形态”与“分析”。其实,鲍德里亚此处想说的是,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社会进程中,并非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之间都会是高级与低级、简单与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他那个原始群落的象征交换和礼物回馈的社会存在不仅不是低级的社会生活,而且恰恰是我们值得重新憧憬的人类真正的存在目标。对此,怎么能用猴子的身体来指称呢?所以他说,这里的断裂比阿尔都塞那个思想史断裂要“更深刻”。他说:“猴体解剖的隐喻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也不能以人体组织的‘矛盾’来说明猴体的组织结构。”^[18]

鲍德里亚追问,资本主义能不能真地“回溯式地阐明了中世纪、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原始部落社会生活中,“魔力、宗教和象征处于经济的边缘。甚至当象征形态象原始交换一样,为了防止超越社会权力的经济结构的出现时——这种经济权力会逃出团体的控制——从来也不会象把经济看作最终决定事件那样来安排事情”^[19]。按他此处的解释和批评,似乎马克思是要将资本主义的经济物化结构简单投射到以往的所有社会存在中去,这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在所有历史认识论中坚持的只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般原则,即人们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观念,而绝没有试图将某一历史时期中具体存在的人类社会模式和特殊思维方式强加到其他社会历史时期和

社会形态中去。其问题是他自己制造的问题,他先是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模式,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妖魔化为简单的历史公式论,于是,马克思成了一个拿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标签四处乱贴的人。可笑的到底是哪一位?

话说回来,马克思并不是没有看到,当我们拿古代社会生活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相对比时,前者显得不那么功利,不那么“异化”。“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0]可是,美妙的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历史的行进不可逆,我们回不到古代那种“崇高”中去了。马克思看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美好生活不会是复古,而是现实的进步和解放,绝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1]。何况,我们一定需要回到原始生活情境中去吗?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深陷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构架之中无法自拔。在资本的王国中,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就假设“在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你看,又批上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

在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话语中,生产力只不过是标明一个社会历史时期中物质生产发展功能性水平的概念。的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今天的资本主义像呼唤魔鬼一样地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以往几个世纪的总和。可是,这并不表明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才独有的东西。凡是存在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其时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定能力。即使在原始社会中,物质生产并不处于主导性地位,但物质生产还是人们存在的真实物质基础,否则鲍德里亚和他的老师所推崇的交换礼物和浪费的“夸富宴”难道能从天而降吗?原始社会的人们再贬斥有用性,也不可能靠吃喝非物质的象征关系和巫术意义存活下去。鲍德里亚偏执地否定在一般社会存在中起基础作用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已经越了常

识之疆。

当然,鲍德里亚在这里对马克思的不满,主要因之于他认定马克思说可以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范畴推广到其他社会中去。为此,鲍德里亚又引述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紧接着人体与猴体比喻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直接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可以用来透视其他社会形式是“在一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这是一个特设限定,这个“一定的意义”说的是其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作为目前最发达的社会形式,总是可以对自身所扬弃的社会形式进行内省和自我批判,而这种自我批判将是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开端。马克思说:“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2]

最后一句话无疑让鲍德里亚暴跳如雷。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在这一表述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说,西方文化确实是在18世纪率先开始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化,但是,前提恰恰是西方人将自己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普遍性文化”,所有他者文化都被狂妄自大的西方人放进了博物馆中,成为“西方文化想象中的遗迹”。必须肯定,鲍德里亚的分析代表了一种正确的自我反省,这也是后来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批判和东方主义观念的主要路向。鲍德里亚说:“西方文化将这些其他文化‘审美化’,并根据自己的模式来解释它们,以阻止这些‘不同的’文化对自身的根本质疑。这种文化‘批判’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它对自身的观照只是导致了自身原则的普遍化。正如前面讨论的一样,西方文化自身的矛盾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的帝国主义,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实行着这种帝国主义。”^[23]

这真是清醒的自我批判。我也认为鲍德里亚的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和正确的。其实,在理论研究到最后阶段中,当马克思认真阅读过俄国公社以及东方社会古代时期的基本资料之后,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只阐述了一条适用于西欧的道路,并且承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他绝没有将西方文化的解读模式强加到不同文化模式中去的念头。否则,他就不会提出在选择革命道路方面,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的理论支援背景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由此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的指责却还是一种不当逻辑平移。他认为,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挪用到了根本不存在物质生产和经济结构的原始社会中去了,这是一种非法的逻辑僭越。我觉得,鲍德里亚总是在混淆本质不同的多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打算将今天资本主义中的现代性生产模式直接视为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只是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透视和认识,有助于厘清作为今天社会最初基础的远古时代社会存在的存在状况,此外,当然也可能成为我们认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社会的参照系。这至于给马克思扣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帽子吗?

鲍德里亚武断地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来理解过去,就像它不可能实现对原始社会的解码一样,同样它也不可能面对未来。它越来越不可能描绘出真正超越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前景。它‘辩证地’挣扎在资本的死胡同里,就像它挣扎在对象征的误解中一样”^[124]。真是杞人忧天。历史唯物主义不会挣扎,因为这种科学的方法本来就没有试图锚定任何具体科学模式的野心,它不会妄图直接解码原始社会,也不会奢谈代替人类学,同时,更不会选择直接描绘未来社会的具象,它只是为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历史提供一部研究的“指南”,仅此而已。鲍德里亚自以为很懂马克思,很懂历史唯物主义,事实是,在这方面,他从来都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外汉。

注释

[1] 格德里耶:《人类学,原始社会的科学》,巴黎(Denoël),

1971年。

[2][5][8][16][17][18][19][23][24]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第53页,第69页,第71页,第71页,第73页,第72页,第74页,第72页注1。

[3][11]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52页,第10页。译文有改动,参见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 Mark Poster, Telos Press 1975. p69.

[4]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第2节。

[6]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7章第1节。在《致安年柯夫信》中,马克思为了说明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他十五处使用了“一定的”定语。这个一定的具体分析,反对的正是认识和观念的抽象普适性。参见此书第505页。

[7][12][14][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页,第46-47页,第47页,第47页。

[9]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8章第2节。特别是第566-572页。也可以参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章。

[10] 萨林斯:《丰裕的原始社会》,转引自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70页。其实如果要抬杠的话,原始部落中就有“经济”(economy)的真范畴吗?就有你们所说的“象征性交换”的概念吗?从鲍德里亚自己的理论逻辑分析上看,莫斯-巴塔耶、萨林斯使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原始部落存在都会是非法的。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92页。

[15][20][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第486页,第486页。

责任编辑:陈天庆]

Marx and Ethnocentrism

— A Critical Reading of Baudrillard's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Zhang Yibing

Abstract: In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youth Baudrillard criticizes that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logic of western centrism because Marx has made an unhistorical expansion from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which exists in Europe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the whole history and all the other cultures. He even objects to Marxian idea that “The dissection of a human body is the key to that of a monkey body”.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Baudrillard's questioning above and points out that he mistakenly identifies the production of labor and materials in human society, with the mod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economy and that then enchants Marxian idea of history as a simple historical formula, resulting in the ridiculous statement of identify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Western centrism and ethnocentrism.

Key words: Youth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pital history; Western centrism